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发展与研究述评*

高 艺 航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以来，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渐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在殖民医学视域下，研究者主要从瘟疫的流行、治疗和预防，瘟疫界定与殖民医学话语的塑造，以及非洲传统医学3个方面展开论述。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既展现非洲不同群体针对瘟疫如何进行身心治疗，也动态反映了西方生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对抗与融合的过程。在研究时域上，集中关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在研究视域上，大多聚焦瘟疫的社会文化意涵，并以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当下和未来的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开放的趋势。

关 键 词 殖民医学 非洲瘟疫史 非洲传统医学 西方医学

作者简介 高艺航，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119）。

引 言

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最早可追溯至殖民科学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由科学史和科技史学者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提出并使用。巴萨拉认为，“殖民科学是西方科学传播到欧洲之外边缘地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该阶段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瘟疫史”（21&ZD241）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殖民地的科学事业和宗主国的利益存在紧密联系。”① 历史学者通过辨析科学和医学不同的演变阶段，即从西方或欧洲的医学，再到现代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探究殖民医学的所属范畴。相关历史学者指出，“16 世纪，医学通过与国家、城市、人道主义观念和全球商业联系逐渐获得现代形式。自 17 世纪开始，当医学转变成欧洲医学或者现代医学，外科医生在欧洲医疗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同时欧洲药物市场在海外扩张、现代检疫系统和公共卫生观念发展，以及欧洲经验主义兴起，这些都是形塑现代医学的关键因素，遂而医学也成为殖民医学。”② 因此，殖民医学是指以殖民地医学为研究对象，探究医学在殖民主义扩张和建设以及社会历史关系演变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具体分析欧洲殖民国家在对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拓殖时期（包括前、中、后殖民时代）如何借助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的观念来形塑医学理念，医学如何沦为殖民统治和管理的政治经济工具。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研究是探讨西方生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在健康、疾病和公共卫生观念，病菌学说和疫苗接种理论，身体治疗方式和心灵治愈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政策以及医学史的变迁阶段相互对应，共同构建起欧洲国家殖民统治非洲历史的完整脉络。

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从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反思与展望 3 个角度，对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进行论述，具体阐释相关研究的阶段背景、发展原因以及代表性观点，并结合时下研究从学界研究的时域和视域两个维度论述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该议题未来的研究前景，以期加深对殖民医学视域下不同阶段非洲瘟疫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社会之间各种复杂关系、多种学科融合等问题的理解，促进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① George Basalla,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A Three-stage Model Describes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Any Non-European Nation,” *Science*, Vol. 156, No. 3775, 1967, pp. 611-622; Mark Harrison, “Scienc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Margaret Jones (ed.), *Health Policy in Britain's Model Colony: Ceylon, 1900-1948*, Orient Longman, 2004, pp. 1-22.

② Mark Harrison,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5; Harold J. Cook, “Victories for Empiricism, Failures for Theory: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Charles T. Wolfe and Ofer Gal (eds.), *The Body as Object and Instrument of Knowledge: Embodied Empiricism in Early Modern Science*, Dordrecht, 2010, pp. 9-3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非洲瘟疫史研究脉络

随着医学史在史学领域中日益受到重视，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渐次呈现出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局面，研究范围也从传统单一的政治经济层面拓展至环境学、医学地理学、疾病生态学等更为多元的领域。

（一）历史溯源：19 世纪末—20 世纪 40 年代

欧美学界对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期。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政府官员的内部报告、军医或海医记录的医学案例、传教士的日志、地理学家绘制的气候地形图、文学家的旅游日志，以及欧洲探险者的实地调研报告。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年度报告和蓝皮书、涉及处理瘟疫问题的会议纪要、政府官员的备忘录和宣讲词、商会成员给殖民地办公室的书信、名人档案，以及一些热带医学手册和医学杂志中，也可以搜寻到关于非洲瘟疫流行和防治问题的记载。其中，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查尔斯·拉思伯恩·洛（Charles Rathbone Low）同英国文学家威廉·H. G. 金斯顿（William H. G. Kingston）合著的《伟大的非洲探险者：从布鲁斯、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斯坦利》，讲述了欧洲探险者从 18 世纪末开始对非洲尼日尔河流域、尼罗河源头、赞比西河流域及其附近大湖地区，以及非洲内陆的探查情况。多数探险者在深入非洲丛林的过程中感染了热带疾病，如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在尼罗河探险时感染了几内亚虫病，蒙戈·帕克（Mungo Park）在西非地区感染了痢疾，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记录了自己用奎宁治疗发烧的情况。[①]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查，欧洲探险者们终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将非洲大致的面貌呈现给世人。在这些非洲探险者的旅行记录中，如利文斯顿所著

① 欧洲探险家经过不懈努力，先后探清了尼日尔河、尼罗河、赞比西河、刚果河等大河流域的基本情况，对撒哈拉、萨赫勒、大湖地区、卡拉哈里、赤道雨林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William H. G. Kingston and Charles Rathbone Low, *Great African Travellers: From Bruce and Mungo Park to Livingstone and Stanley*,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0. 该著作目前已有中文版本，具体参见［英］威廉·H. G. 金斯顿、查尔斯·拉思伯恩·洛：《伟大的非洲探险者：从布鲁斯、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斯坦利》，龚雅静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的《赞比西河考察记》、斯坦利所著的《穿越黑色大陆》,① 都有一些关于当地瘟疫的记述。

1898 年，热带医学（Tropical Medicine）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建立，其诞生标志是英国两所热带医学院，即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和伦敦热带医学院相继成立。在 20 世纪最初十年间，两所热带医学院出资支持非洲大陆的探险事业，并先后派出了十几支科考探险队伍前往被欧洲人冠以“白人的坟墓”（The White Man's Grave）之称的西非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向政府提交考察报告。其中就有英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他通过实地勘察和实验室的数据分析，证实了携带疟疾病毒的按蚊是传播疾病的媒介和疾病暴发的根源。病理学家安尼特（H. E. Annett）也致力于西非地区的疟疾研究，在前往尼日利亚实地考察后，撰写了关于尼日利亚疟疾的考察报告。② 前往冈比亚调查昏睡病成因以及传播机制的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研究者约瑟夫·埃弗雷特·达顿（Joseph Everett Dutton）在其关于冈比亚疟疾的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各项调研成果。③ 还有鲁伯特·威廉姆·博伊斯（Rubert William Boyce）爵士先后撰写的《昏睡病病因学》和《蚊子或人？征服热带世界》,④ 都对瘟疫的传播媒介采采蝇、疟原虫等作出具体论述。科考队伍里也有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成员，如从事热带非洲疟疾和黑水热研究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他撰写的《关于我们的旅行新闻：印度和非洲的牛瘟、昏睡病、德克萨斯热、热带疟疾、黑水热》《德国工业学院 1907 年 11 月 18 日关于东非探查昏睡病历史和结果的报告》和《关于 1906—1907 年派往东非研究昏睡病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详细

① David Livingstone and Charles Livingstone, *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i and Its Tributaries*, London: Duckworth, 2001; Henry Morton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around the Great Lakes of Equatorial Africa and down the Livingstone River to the Atlantic Ocean*,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1878.

② H. E. Annett, *Report of the Malaria Expedition to Nigeria of 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Medical Parasitolog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Liverpool, 1901.

③ Joseph Everett Dutton, *Report of the Malaria Expedition to the Gambia 1902, of the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Medical Parasitolog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Liverpool, 1903.

④ Rubert William Boyce, "Etiology of Sleeping Sicknes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2235, 1903, p. 1184; Rubert William Boyce, *Mosquito or Man? The Conquest of the Tropical World*, London: J. Murray, 19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地阐述了关于这些热带疾病的各类发现。①

在随后的十年间，有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团队参与非洲瘟疫研究。其中，非洲大陆上持续时间最久且危害严重的疾病——昏睡病引起众多专家的关注。例如，生物学家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探寻昏睡病成因；昆虫学家斯温纳顿（C. F. M. Swynnerton）另辟蹊径，通过在葡属东非地区的考察对采采蝇进行生态学分析，提出一些有效控制昏睡病蔓延的措施，并提醒人们注意维持耕地与荒野之间的动态张力。② 此外，一些医学杂志，诸如《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皇家非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也刊登了与非洲瘟疫有关的文章。还有一些来自英属西非医疗服务机构（West African Medical Service，简称 WAMS）的医学专家、医护工作者和政府官员记录了当时西非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英国为改善当地糟糕的卫生环境所作出的贡献等。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英国对西非地区的殖民统治，但是为如今非洲瘟疫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③

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步延展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研究者不仅关注热带疾病本身的病理和流行问题，还开始探究当地族群部落如何使用本土传统疗法来应对疾病，如对苏丹地区昏睡病传播情况的考察、对南非祖鲁人患病情况的研究。④

---

① Robert Koch, *Reise – Berichte über Rinderpest*, *Bubonenpest in Indien und Afrika*, *Tsetse – oder Surrakrankheit*, *Texasfieber*, *tropische Malaria*, *Schwarzwasserfieber*, Berlin: Springer, 1898; Robert Koch, *Sitzung des Reichsgesundheitsrates Am* 18. *November* 1907: *Mitteilungen über den Verlauf und die Ergebnisse der vom Reiche zur Erforschung der Schlafkrankheit nach Ostafrika entsandten Expedition*, Leipzig: Georg Thieme, 1907; Robert Koch, *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zur Erforschung der Schlafkrankheit im Jahre 1906/07 nach Ostafrika entsandten Kommission*, Leipzig: Georg Thieme, 1909.

② David Bruce, "Sleeping – Sickness in Afri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Vol. 7, No. 27, 1908, pp. 249 – 260; C. F. M. Swynnert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Tsetse Problem in North Mossurisse, Portuguese East Africa," *Bulletin of Entomological Research*, Vol. 11, No. 4, 1921, pp. 315 – 385.

③ 此外，可供借鉴的一手史料还有《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殖民属地官员给政府部门的年度纪要、市政报告、匿名信件等。Anonymous, "The Medical Services of West African Colonies and Protectorates: Formation of a 'West African Medical Staff',"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2145, 1902, pp. 343 – 344; G. Rome Hall, "Some Grievances of the West African Medical Staff,"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2257, 1904, pp. 806 – 807; Arthur E. Horn and B. Lond, "Health of Europeans in West Africa," *The Lancet*, Vol. 179, No. 4629, 1912, pp. 1356 – 1358.

④ Major G. K. Maurice, "The History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the Sudan," *BMJ Military Health*, Vol. 55, No. 3, 1930, pp. 161 – 174; James B. McCord and John Scott Douglas, *My Patients Were Zulus*, Rinehart, 195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二）崛起与发展：20 世纪中期以来

到 20 世纪中叶，微生物学、免疫学、化学方面的研究者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医学、保健学以及与疾病控制相关的领域中，例如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对人工减毒疫苗的研究，德国免疫学家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对血清学和体液免疫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绘制基因组图谱、病媒分布图、发病率图谱的专家们都在寻求控制各种瘟疫的方法。然而，同期医学史研究还是以病理学、细菌学、昆虫学等生物医学家为主要力量，历史学家尚未介入该研究领域。由于这些研究者的理论路径依循的是西方生物医学，因此他们在非洲瘟疫问题上，大力宣扬西方医学的积极影响和救助土著居民的典型事例，贬低非洲传统医学。这表现在该时期学者们对南罗德西亚热带疾病和医学的偏见、宣扬西方医学在南非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克雷医院的辉煌成绩、断言南非传统医学毫无科学性可言的论述中。[①]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关注点是生物医学对非洲传统疗法的影响效力，重点强调西方医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欧美学界兴起了对医疗卫生、疾病灾害、公共健康、粮食安全、保健、养生等与医学领域相关问题更为深入的探讨，历史学家也加入非洲瘟疫问题研究的队伍中。20 世纪 60 年代，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浪潮下，出现了以尼日利亚伊巴丹学派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他们呼吁发展非洲传统史学，力图挣脱殖民主义史学的枷锁，反对殖民者关于非洲殖民地化的历史几乎通过少数几个人的列传就可以交代清楚的论述。[②] 受此影响，欧美学界的非洲史研究者也作出相应转变。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也正于此时，在历史学家的推动下逐渐勃兴和发展。具有代表性

① Michael Gelfand, *Tropical Victory: An Account of Influence Medicine on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Rhodesia 1890 – 1923*, Cape Town: Juta & Co., 1953; Alan Frederick Hattersley, *A Hospital Century: Crey's Hospital, Pietermaritzburg, 1855 – 1955*, Cape Town: Balkema, 1955; Edmund H. Burrows,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South Africa up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pe Town and Amsterdam: A. A. Balkema, 1958.

② Zoë Marsh and G. W. Kingsnor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3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的发展体现在研究非洲历史的刊物陆续创办：1960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创办《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the African History*）；1968 年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创办《非洲历史研究》（*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① 1970 年英国医学社会史协会创办《医学社会史会刊》（*Bulletin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② 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将此前创办的《非洲研究简报》（*African Studies Bulletin*）更名为《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1974 年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创办《南部非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这些刊物刊登了当时学界关于非洲瘟疫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20 世纪 70 年代，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非洲各类高校和研究机构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非洲本土学者在对本国学术环境日渐失望的情形下，纷纷选择移民至欧美发达国家。据研究者统计，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已有近 10 万非洲学者离开非洲大陆前往发达国家工作。③ 这一状况造成大量非洲本土人才流失。与此同时，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和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的情况下，一方面非洲本土学者出于发展民族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力图削弱史学领域中的殖民主义影响和加强民族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欧美学者在此影响下开始重新审视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之泛非主义和全球非洲裔研究重回史学研究视野，欧美学界的非洲研究内容和理论范式亦顺势作出调整，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殖民地医学史写作重心的重大转向上。整体而言，这些变化均促进了非洲与欧美学术团体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非洲瘟疫史研究内容

在医学史日渐勃兴的研究背景下，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日益呈现出更为多元开放的局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主题内容分析，非洲瘟疫史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 3 个方面。

① 《非洲历史研究》之后更名为《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② 1988 年后，《医学社会史会刊》更名为《医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定期出版。

③ Paul Tiyambe Zeleza, "African Studies and Universities since Independence: The Challenges of Epistemic and Institutional Decolonization," *Transition*, Vol. 1, No. 101, 2009, p. 11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一）瘟疫政治经济学——非洲瘟疫的流行、治疗和预防

第一，研究非洲瘟疫的类型，分析瘟疫的传播媒介，如疟原虫、采采蝇等，还探析瘟疫的流行态势、流行的内部与外部原因。

首先，凡是研究非洲瘟疫主题的著作和文章，都会涉及对非洲瘟疫类型的介绍。非洲特有的昏睡病、炭疽病，以及其他典型瘟疫，如疟疾、黄热病、牛瘟、肺结核、盘尾丝虫病、梅毒、艾滋病等，是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他们阐述瘟疫的典型症状和发病机制，然后再展开具体分析。杰拉尔德·哈特威格（Gerald W. Hartwig）和大卫·帕特森（K. David Patterson）认为，研究非洲历史上的疾病既应当注重对前殖民和殖民时期疾病模式的宏观论述，也需要对一个具体区域疾病的流行和影响，或者个人患病的经历作出具体分析。①

其次，研究非洲瘟疫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流行的时空范围、广度和深度，以及流行的内部和外部原因。由于瘟疫研究涉及自然和社会多重领域，研究者经常采取跨学科的方法，从气候变化、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战争等不同角度，论述瘟疫的传播范围、速度等问题。例如，学者探讨昏睡病、盘尾丝虫病等传染病的流行与牛瘟、作物产量和干旱饥荒问题的关联；论述麻疹的流行病学动态与当地难民营过度拥挤和难民营养不良状况存在何种联系；还通过查阅当地医院的病人登记册，分析这些医院的病人体征、死亡率和治愈率、健康行为是否与皈依基督教有关。② 其中关于昏睡病为何会动摇社会根基的问题，约翰·福特（John Ford）认为牛瘟致使大量牲畜死亡，还诱发了大规模昏睡病，进而造成人类、牛群和野生动物交叉感染和生态失衡的局面。③ 整体而言，研究者通过对过往瘟疫流行的分析，呼吁国际组织从自然和社会双向视角，对当前全球卫生规划

① Gerald W. Hartwig and K. David Patterson (eds.), *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Survey and Case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Daniel Low-beer, Matthew Smallman-raynor and Andrew Cliff, "Disease and Death in the South African War: Changing Disease Patterns from Soldiers to Refuge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7, No. 2, 2004, pp. 223-245; David Bannister, "Wilful Blindness: Sleeping Sickness and Onchocerciasis in Colonial Northern Ghana, 1909-1957,"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5, No. 2, 2022, pp. 635-660; Shane Doyle, Felix Meier zu Selhausen and Jacob Weisdorf, "The Blessings of Medicin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Outcomes in a Ugandan Mission Hospital, 1908-1970,"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3, No. 3, 2020, pp. 946-980.

③ John Ford, *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iases in African Ecology: 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和疾病管理策略进行反思。

第二，研究非洲瘟疫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主要从研制药物和疫苗、实施多种清洁措施、创办医院和相关研究机构、制定法律、加强宣传和健康教育、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等医学机制建设方面寻求突破。同时，大多数学者重点探讨了南非医疗保健系统的当前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针对瘟疫的防治方法，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基础的奎宁、酒精类药物、消毒剂等在治疗疾病时的使用情况和成效，还注意到电视媒体、社会营销以及替代疗法对治愈患者所发挥的作用。例如，瑞贝卡·霍德斯（Rebecca Hodes）阐述了南非电视台节目“Siyayinqoba/Beat It!”如何利用公共舆论的力量推动艾滋病防治运动兴起和发展；瓦尼萨·诺贝尔（Vanessa Noble）介绍了来自瑞士的传教医生玛丽亚·昆兹（Maria Kunz）在南非东开普省农村地区开创的巡回医疗实践。① 另外，有些学者还注重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专家建议、殖民地区的政策与社会结构和医学技术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讨论日渐加深，有关非洲瘟疫治疗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现代医学参与了殖民过程”的取向。②

其次，南非的医疗保健系统建设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安妮·迪格比（Anne Digby）对此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她先后研究了1800年代至今南非医疗保健系统的特征和发展、1940年代及以后南非的国家卫生服务改革、北开普省库鲁曼土著的多元化治疗案例，以及夸祖鲁—纳塔尔地区的营养保健案例，通过对现代南非医疗保健系统的批判性评估，分析独立后南非医疗保健系统发展的资金障碍和未来愿景。③ 与此同时，有学者还关注独立后南非医疗保健系统的发展动态，从管理模式、资源供应、融资结构、公共卫生医学专业发展的职业道路等方

① Rebecca Hodes, “Televising Treatment: 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Antiretrovirals on South African Television,”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3, No. 3, 2010, pp. 639 – 659; Vanessa Noble, “On the Roadside: Maria Kunz and the Practice of Itinerant Missionary Doctoring in Rural South Africa, 1930s to 1970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3, No. 1, 2020, pp. 309 – 329.

② Shula Marks, “What Is Colonial About Colonial Medicine?: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Imperialism and Health?”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0, No. 2, 1997, p. 207.

③ Anne Digby, *Diversity and Division in Medicine: Health Care in South Africa from the 1800s*, Oxford and Berlin: Peter Lang, 2006; Anne Digby, “‘Vision and Vested Interest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Reform in South Africa and Britain during the 1940s and Beyo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1, No. 3, 2008, pp. 485 – 502; Anne Digby and Helen Sweet, “Social Medicine and Medical Pluralism: the Valley Trust and Botha’s Hill Health Centre, South Africa, 1940s to 2000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5, No. 2, 2011, pp. 425 – 44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基于此展望南非未来可预见的 3 种医疗保健系统。① 整体来看，应当根据疾病的传播特点寻找治疗方法，并且详细说明控制个人疾病的医学方法与解决社会经济层面健康问题的整体策略方案存在何种联系，非洲的跨国卫生史理应引入社会史的观点。

第三，研究隔离政策的种族特征以及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影响。探究不同类型的群体在防治瘟疫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阐释并且点明殖民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具有种族主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这些防治措施在经济、人口和生态方面的消极影响。

首先，从政府和机构的角度看，种族主义体现在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态度、WAMS 禁止任何非欧洲血统的医生加入、医院及交通等公共卫生管理策略方面。② 例如，萨利·莎莉丝（Sally Swartz）通过展现殖民政府管理好望角精神病患者的过程，指出治疗态度和精神病医学疗法的演变实质上都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呈现，长期来看不合理的空间分隔严重加剧了当地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和健康负担。③ 从各级官员的角度看，种族主义体现在殖民地的卫生年度报告和西方医学思想理念中，如殖民地办公室医疗顾问帕特里克·曼森在运用热带医学知识防治乌干达昏睡病的过程中表现出种族主义偏见。④ 再如，罗尔夫·道斯卡德（Rolf P. A. Dauskardt）的研究展现了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医疗体系的演变，揭示了城市草药的地理空间位置变化受白人控制的现实，城市化建设

① 一是由服务精英阶层、开放式和昂贵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双层医疗保健系统，二是完全社会化且只关注初级卫生安全的保健系统，三是通过融合高质量的公共和私人服务，由国家主导的医疗保健系统。Solomon R. Benatar and H. C. J. van Rensburg,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a New South Africa,"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5, No. 4, 1995, pp. 16 – 21; H. C. J. van Rensburg, "South African Health Care in Chang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2, No. 1, 1991, pp. 1 – 10.

② Thomas S. Gale, "Segrega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 *Cahiers d' Études Africaines*, Vol. 20, No. 80, 1980, pp. 495 – 507; Ryan Johnson. "'An All – White Institution': Defending Private Practic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 African Medical Staff," *Medical History*, Vol. 54, No. 2, 2010, pp. 236 – 254.

③ Sally Swartz, "Coloni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Psychiatric Knowledge in the Cape, 1891 – 192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1996.

④ Douglas M. Haynes, "Framing Tropical Disease in London: Patrick Manson, Filaria Perstans, and the Uganda Sleeping Sickness Epidemic, 1891 – 1902,"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3, No. 3, 2000, pp. 467 – 49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和商店选址反映出种族隔离的空间布局，各种医学资源分配也是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①

其次，注重疾病的经济学、人口学和生态学分析。在经济方面，考察黑人劳工的肺结核和健康状况如何影响殖民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② 在人口方面，统计和对比瘟疫流行前后非洲人口数量的变化，讨论瘟疫和母婴健康、优生学的关联。③ 在生态方面，论述劳动力的迁徙和招募、采矿业和饥荒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产生的灾难性医疗后果，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环境状况。兰德尔·帕克（Randall M. Packard）以非洲的斯威士兰殖民地、德兰士瓦东部和北部两个地区为研究案例，探讨了疟疾流行和生态、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地和农业政策对疾病和健康模式造成的影响，指出殖民地劳动生产率低且易遭受气候灾害。④

（二）瘟疫社会学——殖民医学话语的塑造

第一，殖民时期的生物医学意识形态和实践，重新塑造非洲的人、健康和身份概念。通过确定医学和疾病对于殖民国家管理和政权的重要性，将疾病和医学视为西方统治者和被殖民者接触、发生冲突和可能最终趋同的场域。

首先，形塑带有偏见的非洲瘟疫概念认知和身份观念。较为典型的论述体现在学者对非洲精神病学知识的研究中，如约纳森·萨多斯凯（Jonathan Sadowsky）

---

① Rolf P. A. Dauskardt,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Urban Herbalism on the Witwatersrand, South Africa," *GeoJournal*, Vol. 22, No. 3, 1990, pp. 275 – 283.

② Randall M. Packard, *White Plague, Black Labor: Tuberculosi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South Af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③ K. David Patterson,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the 1918 – 1919 Influenza Pandemic in Sub – Saharan Afric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in Christopher Fyfe and David McMaster (eds.),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Proceeding of a Seminar Held in the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81; Noémi Tousignant, "Trypanosomes, Toxicity and Resistance: The Politics of Mass Therapy in French Colonial Afric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5, No. 3, 2012, pp. 625 – 643.

④ 帕克还反向观察到，当地农牧民在经济方面实际上从疟疾流行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因为深受疟疾折磨的贫穷白人没有能力占据太多的土地。Randall M. Packard, "Maize, Cattle and Mosquito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laria Epidemics in Colonial Swaziland,"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25, No. 2, 1984, pp. 189 – 212; Randall M. Packard, "'Malaria Blocks Development' Revisited: The Role of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rn Transvaal Lowveld, 1890 – 196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7, No. 3, 2001, pp. 591 – 61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通过对尼日利亚西南部两家精神病机构展开调查和分析，指出殖民者利用生物医学话语将精神病患者解释为当地社会的产物；马修·惠顿（Matthew M. Heaton）研究殖民时代患有精神疾病的尼日利亚移民的经历，通过比较分析种族、文化、精神疾病跨国个体和不同类型移民之间话语关系的影响。① 同时，学者们还通过分析生物医学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关注殖民之后疾病观念的变化，如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消灭雅司病和梅毒“交叉免疫”的辩论分析。②

其次，非洲医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运行、疫苗和药品的销售、入户检查家庭卫生等公共卫生政策，③ 反映出殖民者利用文明差异的说辞为西方医学权威提供科学支持，为殖民政府的医疗策略和资源掠夺辩护。奥吉出库·威廉姆斯（Ogechukwu E. Williams）指出，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英国将尼日利亚民族医学从业者贴上带有偏见的身份标签，如“*bushman*”“*juju*”“*quack*”，称他们是使用黑白魔法的庸医或者巫医，是没有医疗技术的江湖骗子，还将其行医视为犯罪行为，并借助大众媒介诺莱坞（Nollywood）电影宣扬这种歧视观念，巩固西方医学权威，进而彰显西方生物医学的优越性。④ 同时殖民者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竭力开发当地各种资源。奥塞－艾萨（Osseo－Asare）以夹竹桃科植物绿毒毛旋花（Strophanthus kombe）为研究对象，论述殖民当局为了控制加纳（黄金海岸）贸易和出口计划，打破了当地社区原有的植物种植和收集的合作关系。⑤

① Jonathan Sadowsky, *Imperial Bedlam: Institutions of Madness in Colonial Southwest Niger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tthew M. Heaton, “Contingencies of Colonial Psychiatry: Migration, Mental Illness, and the Repatriation of Nigerian ‘Lunatic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7, No. 1, 2014, pp. 41－63.

② Elliott Bowen, “‘A Biological Side Effect’: Yaws Eradication, Syphilis, and Debates over ‘Cross－Immunity’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48－1990,”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6, No. 1, 2023, pp. 139－163.

③ Myron Echenberg, *Black Death, White Medicine: Bubonic Plague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in Colonial Senegal, 1914－1945*, Heinemann, 2002; Akwasi Kwarteng Amoako－Gyampah, “Household Sanitary Inspection, Mosquito Control and Domestic Hygiene in the Gold Coast [Ghana] from the Late－Nineteenth to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5, No. 1, 2022, pp. 278－301.

④ Ogechukwu E.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Labels: Imperial Categorisations and the Marginalisation of Ethnomedicine in Nigeria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4, No. 4, 2021, pp. 1297－1316.

⑤ 绿毒毛旋花是大卫·利文斯顿在赞比西河流域探险时发现的一种攀缘植物，现代医学认为该植物是其种子中提得的强心苷混合物。当时土著医疗者使用该药物制作毒药和医药，当地人民将毒药涂于毒箭头来对付敌人。Abena Osseo－Asare, “Bioprospecting and Resistance: Transforming Poisoned Arrows into Strophantin Pills in Colonial Gold Coast, 1885－1922,”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1, No. 2, 2008, pp. 269－29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马库·霍坎尼（Markku Hokkanen）对此表示认可，还指出欧洲人在非洲人的帮助下，将这类植物加工成药丸、注射剂和实验室制剂。[①] 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宗主国既是西方生物医学的践行者，也是非洲传统医学的重新塑造者。究其实质而言，殖民者的认知逻辑和实践路径根植于他们自身的科学文化背景。

第二，西方生物医学拒绝接受其他医学知识的特征，造成殖民者同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殖民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限制。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意识形态差异、社会再生产方式不同以及殖民剥削和高压政策造成的。[②] 于是，西方生物医学在当地社会文化背景下被剖析和重新审视，殖民医学不容置疑的地位受到非洲本土精英势力的挑战。

首先，探究非洲土著反抗西方生物医学的社会根源和动力，分析生物医学和传统医学在非洲内部社会关系中的动态变化。该层面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今天仍能引起共鸣的伦理问题。路易斯·怀特（Luise White）介绍了乌干达的皮肤摩擦和吸入疗法，论述了当地人在解决采采蝇问题上同殖民当局的观念冲突，以此来解释造成种族焦虑的原因。[③] 除此之外，非洲人的反抗还引起从事生物医学和全球健康研究的学者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米丽萨·格瑞依斯（Melissa Graboyes）探究了英国医学研究人员与东非受试者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接触和互动的历史，认为东非人在接受或拒绝进行医学研究方面并非处于被动的状态。[④] 由此可知，非洲人民也会抵抗殖民者强加的医疗干预，或有选择性地接受部分西方医学疗法。

其次，一些非洲的精英群体还会凭借所享有的医疗特权增强社会地位，重新置配他们的社会关系。例如，赞比亚姆韦尼隆加（Mwinilunga）殖民地非洲医疗辅助人员通过挪用西方医学词汇来重建本土医学的概念；南非治疗师

① Markku Hokkanen, "Imperial Networks,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and Burroughs Wellcome & Co.: The Case of Strophanthus Kombe from Malawi (1859 – 1915),"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5, No. 3, 2012, pp. 589 – 607.

② Megan Vaughan, *Curing Their Ills: Colonial Power and African Illness*,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e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11.

③ Luise White: "They Could Make Their Victims Dull: Genders and Genres, Fantasies and Cures in Colonial Southern Ugand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5, 1995, pp. 1379 – 1402; Luise White, "Tsetse Visions: Narratives of Blood and Bugs in Colonial Northern Rhodesia, 1931 – 1939,"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6, No. 2, 1995, pp. 219 – 245.

④ Melissa Graboyes, *The Experiment Must Continue: Medical Research and Ethics in East Africa, 1940 – 2014*,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isangomas*）和草药师（*inyangas*）在对抗新南非歧视政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在此过程中，殖民者和医疗传教士由于语言不通、交流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权力的进一步延伸。

（三）瘟疫人类学——关注非洲传统医学

第一，无论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被运到美洲新大陆的非洲裔群体采用本土方法治疗当地热带疾病，还是在殖民以及后殖民时代，非洲传统医学无疑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非洲在殖民统治之前的科学技术、保健医疗、兽医方面的知识，足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需要。

首先，非洲传统医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药用植物医学和兽医学层面。草药是非洲传统医学的核心，草药是从当地的灌木丛或花园中收获的，土著治疗师相当重视植物生长的地理位置以及收获时间。无论是专业草药医生还是家庭疗法，都会使用草药来医治各类疾病，而且相较于价格高昂的西方专利药物，土著居民相对负担得起本土草药。同时，民族兽医学在预防疾病、疫苗接种、牲畜管理等生态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其次，非洲的传统医学体系对美洲新大陆也产生了影响，到达美洲的非洲奴隶自己解决医疗问题，草药医生在美洲被视为会使用魔法的魔术师。罗伯特·沃克斯（Robert Voeks）通过介绍传统的非洲药用植物，指出达荷美和安哥拉的医疗经验被带到巴西和西属加勒比地区，帮助南美洲殖民地发展新的医疗卫生体系；作为生物资源开发的早期形式，非洲传统医药技术也被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借鉴。朱尼塔·德·巴若思（Juanita De Barros）考察了英属加勒比地区奥比亚（Obeah）的信仰和医疗，探究这种源自非洲的医学宗教习俗在当地医疗体系中

① Maryinez Lyons, *The Colonial Disease: A Social History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Northern Zaire, 1900 – 19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alima T. Kalusa, "Language, Medical Auxiliaries, and the Re – interpretation of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olonial Mwinilunga, Zambia, 1922 – 1951,"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1, 2007, pp. 57 – 78; Karen E. Flint, *Healing Traditions: African Medicine, Culture Exchange, and Competition in South Africa, 1820 – 1948*,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Constance M. McCorkle and Evelyn Mathias – Mundy, "Ethnoveterinary Medicine in Africa," *Africa*, Vol. 62, No. 1, 1992, pp. 59 – 93; Anne Digby, "Self – Medication and the Trade in Medicine within a Multi – Ethnic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South Africa from the Mid – Nineteenth to Mid –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8, No. 3, 2005, pp. 439 – 457; Julie Laplante, *Healing Roots: Anthropology in Life and Medicin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扮演何种角色。廷德·范·安德尔（Tinde van Andel）侧重研究西非草药贸易的可持续性，通过考察植物标本认为这是非洲植物在美洲新大陆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证据。①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关注到个人在美洲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例如，来自中西非的奴隶安东尼奥（Antonio）以植物充当现实世界和神灵世界之间的媒介，在加勒比地区通过社会家庭网络治疗疾病；医生何塞·平托·德·阿泽雷多（Jose Pinto de Aceredo）结合当地医学知识撰写的《安哥拉地区疾病论集》（*Ensaios sobre algumas enfermidades de Angola*，1799），被应用于非洲殖民地安哥拉地区发热病的治疗。②

第二，非洲传统医学体系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到来而衰落和消亡，而是在融合西方生物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药物、新疗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文化疗法，并且具备身体治疗和心灵治愈的双重效力。

首先，切实关注非洲传统医学的突出作用，正如《跨越殖民史学：跨国视角下的殖民地和土著医学历史》一书对医学多元化、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治疗方法的连续性分析。③ 具体到对专门区域的调查研究，约翰·简森（John Janzen）展示了刚果河流域扎伊尔多元化的医疗结构，列举了扎伊尔4种并存的治疗方式——本土医学、西方医学、亲属疗法、净化和启蒙疗法，并称之为“恩甘加艺术”（the art of the nganga），扎伊尔人根据自身对于病痛的体验选取任一治疗方式。普·德·伯克（Filip De Boeck）也考察了扎伊尔地区的医疗状况，研究该地区阿卢德人的各种治疗仪式和占卜形式，患者由草药医生在特定仪式下展开净化治疗，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且连续的实践过程。奥尔·比恩·雷克达尔（Ole Bjorn Rekdal）解读了东非民族志中记录的跨文化疗法，并援引坦桑尼亚北部伊拉库人（Iraqw）寻求其他种族的治疗师进行医治的案例，说明跨文化疗法在促进西方生

① Robert Voeks, “African Medicine and Magic in the Americas,”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3, No. 1, 1993, pp. 66 – 78; Juanita De Barros, “Dispensers, Obeah and Quackery: Medical Rivalries in Post – Slavery British Guian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0, No. 2, 2007, pp. 243 – 261; Tinde van Andel, “The Reinvention of Household Medicine by Enslaved Africans in Surinam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9, No. 4, 2016, pp. 676 – 694.

② ［美］巴勃罗·戈麦斯撰：《超越经验主义：近代早期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医师》，解智坚译，《医疗社会史研究》2021年第6卷第2期，第9－27页；［巴西］弗拉维奥·科埃略·埃德勒、里卡多·卡布拉尔·弗雷塔斯撰：《热带地区的发热病——巴西的疾病、气候与医学叙事（1808—1870）》，孟家璇译，《医疗社会史研究》2021年第6卷第2期，第28—50页。

③ Anne Digby, Waltraud Ernst and Projit B. Mukharji (eds.), *Crossing Colonial Historiographies: Histories of Colonial and Indigenous Medicine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相互理解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① 整体而言，尽管非洲传统医学在殖民期间受到西方生物医学的极大影响，但是其基本的治疗理念和结构得以保存，并且延续至今。

其次，在非洲传统医学的认知中，治疗疾病不仅包括使个人生理功能恢复正常，还要救治社会中的身体——社会群体的关系也可能成为病因或潜在的治疗方法。约翰·简森在刚果河流域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当地备受尊崇的疾病治疗和身心治愈工具是一种被称为伦巴（Lemba）的“苦难之鼓”（drum of affliction）。通过考察，简森指出伦巴之所以一直被当地居民接受，是因为它能够团结邻里社区、维护家庭关系，给身患疾病的居民带来心灵慰藉。② 此外，在一些教会的医疗实践中，身体和疾病的象征意义非常突出，治疗患病的身体往往同社会改革行动、拯救灵魂和治愈心灵关联。例如，奥卢瓦托因·巴巴通德·奥敦坦（Oluwatoyin Babatunde Oduntan）通过追溯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Abeokuta）的天花流行根源，了解非洲人如何看待疾病及其应对策略，介绍牧师和草药师的传统治疗仪式，如跌打、烧灼、拔罐和放血等；并且指出尽管天花病毒现已被根除，但是当地人仍在崇拜天花神灵索波诺（Sopono），医学多样性的传统仍然存在。③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学界在论述非洲疾病时，过度彰显科学医学和本土实践医学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可以通过对非洲科学医学从业者进行深入调查来突破当前的学术困境。

非洲瘟疫史研究反思与展望

当前学界已经产出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殖民医学领域的研究，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研究时域方面，多聚焦于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对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瘟疫史研究相对薄弱。在研究视域方面，侧重探讨瘟疫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效应和影响，集中研究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的瘟

① John M. Janzen, *The Quest for Therapy in Lower Zai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Filip De Boeck,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Consensus among the Aluund of South - Western Zaire,” *Africa*, Vol. 61, No. 2, 1991, pp. 159 - 185; Ole Bjørn Rekdal, “Cross - Cultural Healing in East African Ethnograph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13, No. 4, 1999, pp. 458 - 482.

② John Janzen, *Lemba, 1650 - 1930: A Drum of Affliction in Africa and the New World*, Garland Publishing, 1982.

③ Oluwatoyin Babatunde Oduntan, “Culture and Colonial Medicine: Smallpox in Abeokuta, Western Nigeri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0, No. 1, 2017, pp. 48 - 7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疫问题，对于德属、比属、西（班牙）属等殖民地则关注较少。

（一）研究时域问题

当前学界主要以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为主线论述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发展，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原因。

其一，这一时期是欧洲殖民国家的全盛时期，也是医学理论、临床治疗、医疗保健服务、公共卫生建设历经革新和实现突破的时代。疟疾的传染源和流行速度、黄热病的传播媒介和途径、采采蝇的繁殖环境、昏睡病的致病因子等问题，都在此时取得实质性的研究进展。需要注意的是，殖民者借助热带医学话语来为他们控制迫害土著居民的野蛮行径进行辩护。殖民者根据自身利益重新定义一些疾病的概念和患病的原因，将西非地区视为“白人的坟墓”，将患病视作“越轨”行为的结果，以此借用医学话语来达到论证其统治权力合法性和控制殖民地社会的双重目的。在非洲殖民地，当疟疾、昏睡病等流行性疾病暴发时，殖民者通常会采取措施限制土著居民的活动，包括设置隔离保护区、管控药品、严格出入管理等。他们还将疾病的原因归为热带环境和种族特性，宣称其医疗措施由科学的热带医学理论指导，完全具有合理性。[①] 而这一带有偏见的认知至今仍旧存在，并且继续扭曲着西方乃至世界对非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的理解。

其二，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为了加速殖民扩张进程，开始关注殖民地士兵和为白人服务的非洲人的身体状况，积极研发各种药物和疫苗来抵御非洲热带疾病的侵袭。例如，生物学家证实了奎宁可以有效预防疟疾；化学家和药物学家研制出生物碱药物和霍乱伤寒疫苗、合成了水杨酸和尿素，并开创了血清疗法和现代化疗技术。随着医疗技术和实验室仪器不断更新换代，开创现代化疗法的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利用合成制剂来复制血清，进而促进了抗疟、抗锥虫和抗炎等药物的研制。[②] 而随着人体对抗疟、抗炎等药物的耐药性日益增强，研究者们对植物的药用特性愈发感兴趣，如达娜·达尔林普尔（Dana G. Dalrymple）

① Russell Parry Scoot,“Reviewed Work(s):The African Exchange:Towards a Biological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by Kenneth F. Kiple,” *Nieuwe West – Indische Gids/New West Indian Guide*, Vol. 64, No. 3/4, 1990, pp. 172 – 175.

② R. H. Shryock,“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 Scientific Aspect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3, No. 4, 1957, pp. 881 – 908. 关于西方药物和疫苗研制的历史，目前国内学界已有相关译著介绍，具体可参阅［英］德劳因·伯奇：《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梁余音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法］让·弗朗索瓦·萨吕佐：《疫苗的史诗：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宋碧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介绍了 1900 年以来疟疾在非洲的控制和发展情况，探索在非洲种植青蒿素的成效，涉及青蒿素产量、生产、衍生物、寻找合成材料、制药业和植物药学发展等多项问题。① 放眼当下，疟疾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中的严峻性依旧不容忽视。

其三，这一时期欧洲与非洲大陆之间人员流动极为频繁。19 世纪中期之前，无论是感染热带疾病的欧洲人，还是遭受外来疾病折磨的非洲人，发病率和死亡率虽呈现增长态势但相对不高。马克·内森·科恩（Mark Nathan Cohen）指出："小规模社会群体定期聚集或分散，如宗教朝圣或军事行动，移动范围远远不能同现代交通方式相比，所以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疾病扩散和重大疫情事故。"② 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加快了疾病传播速度，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的修建也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大坝和灌溉项目的修缮也扩大了疟疾和血吸虫病的传播范围。更为致命的是，非洲的人群和牲畜对从欧洲传来的天花、鼠疫、麻疹、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以及羌螨、牛瘟、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并无免疫力。因此，19 世纪中期之后的非洲大陆不仅经受着本土难以救治的热带疾病折磨，还遭受着外来疾病困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造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各种人群带着自身的病原体和寄生虫向外迁移，成为矿山、种植园和工厂里的工人。当货物运输速度和距离超出了狩猎和采集群体常见的活动范围时，新的疾病便从世界的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

上述这些显著性因素叠加，使得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一百年成为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研究学者均会涉猎的时段。研究者对 19 世纪中期之前的非洲瘟疫论述较少，但仍有关注。据文献考察，学者对这一时段的分析多集中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探讨流行疾病如何影响欧、美、非三大洲的贸易往来，如何影响奴隶制度和美洲种植园经济发展。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菲利普·科廷（Philip D. Curtin）结合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论述流行病学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之间的交互关系，并对热带非洲自然地理环境、流行病学特征、非洲人对疾病的免疫力作出具体解释。③ 科廷将流行病纳入非洲史学的

① Dana G. Dalrymple, *Artemisia Annua*, *Artemisinin*, *ACTs and Malaria Control in Africa*: *Traditi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Politics and Prose, 2012.

② Mark Nathan Cohen, *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7.

③ Philip D. Curtin, "'The White Man's Grave': Image and Reality, 1780 – 185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 No. 1, 1961, pp. 94 – 110; Philip D.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 *British Ideas and Action*, *1780 – 185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Philip D. Curtin, "Epidemiology and the Slave Trad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3, No. 2, 1968, pp. 190 – 216; Philip D.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研究视角，分析传染病如何影响历史走向，这极大地启发了之后的历史学者。肯尼斯·吉普勒（Kenneth F. Kiple）和弗吉尼亚·吉普勒（Virginia Kiple）还关注非洲流行疾病和种族主义之间的渊源问题，论述了非洲人疾病的免疫力和易感性，婴儿及其母亲的长期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等遗传因素，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伤残率的影响。他们认为，“非洲人拥有的疾病免疫力既是奴隶制度的诱因，也是制度实施的基本原理；而且19世纪西方医学对于黑人疾病易感性的界定，也塑造了此后美国学界对于种族主义的认知态度。”① 他们还提醒后世研究者，应当重视非洲儿童和美国黑人的健康问题。斯蒂芬妮·斯莫尔伍德（Stephanie E. Smallwood）在其著作《盐水奴隶制：从非洲到美国侨民的中间通道》中，探讨了对非裔美国人历史主体性的认识，审视西非人在美洲的身份和社会、亲属关系，以及被迫移民的历史，论述过程中涉及非洲医学在美洲地区的案例分析。② 萨沙·特尼尔（Sasha Turner）将关注点从陆地奴隶制扩展到海上奴隶制，从种植园劳动扩展到奴役剥削黑人必须推行的医疗措施，认为理解奴隶制度需要将其置于发展科学医学和资本主义等现代制度的核心地位，这就需要考虑医学和奴隶制的成本问题，探求对疾病因果关系的种族特征理解如何影响治疗方法的选择，并以非洲治疗梅毒和雅司病的方法为案例，揭示现代医学成功背后所依赖的劳动剥削和种族主义特征。③

除此之外，如果放眼于全球贸易和传教的发展，有关非洲瘟疫的记录可追溯至16—17世纪。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为了寻找金银矿、烟草、咖啡等资源，获取廉价劳动力，发展美洲种植园产业，避免被热带疾病侵袭等，开始买卖黑人奴隶。非洲大陆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许多最富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被卖到美洲。久而久之，饥荒、心理压力使背井离乡和营养不良的非洲人很容

① Kenneth F. Kiple and Virginia Kiple, “The African Connection: Slavery, Disease and Racism,” *Phylon*, Vol. 41, No. 3, 1980, pp. 211 – 212; Kenneth F. Kiple (ed.), *The African Exchange: Towards a Biological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Stephanie E. Smallwood, *Saltwater Slavery: A Middle Passage from Africa to American Diaspor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Sasha Turner, “Essay Review: Slavery and the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1, No. 4, 2018, pp. 870 – 876; Sowande’ M. Mustakeem, *Slavery at Sea: Terror, Sex, and Sickness in the Middle Passa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Deirdre Cooper Owens, *Medical Bondage: Race, Gender,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Gynecology*,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7; Katherine Paugh,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Race, Medicine, and Fertility in the Age of Abol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Londa Schiebinger, *Secret Cures of Slaves: People, Plants, and Medicine in the Eighteenth – Century Atlantic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易染上沿海商贾带来的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在此情况下，传教士借用医学来宣传他们的福教圣音。传教士是殖民早期最普遍的行医者，他们将治愈疾病作为获取灵魂的一种手段。然而，欧洲人却将传教士的知识与当地医生的“魔法”对比，以此强调西方文明的内在优越，甚至还为其入侵行径进行辩驳，宣称他们带来的科学医学和特效药物能够治疗当地人的各种疑难疾病。① 早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制度正式确立之前，欧洲的疾病就已经对非洲的非免疫人口产生了影响，高死亡率和高迁移率进一步降低了非洲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反过来又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时疫频发。

总的来说，西方研究者对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瘟疫史关注不够。究其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史料有限。虽然欧洲人在确立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之前就已经遭受各类非洲瘟疫的困扰，但提及非洲瘟疫的文字记录主要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而且这些史料还并非历史类作品，主要是一些政府报告、文学作品、游记等。其次，历史现实。在这一时期之前，欧洲殖民者囿于非洲恶劣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和热带疾病，尚未做好征服非洲的准备。同时，由于殖民程度有限，欧洲探险家、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未察觉到医学可以成为殖民征服的有力手段。② 再者，医学理论和技术发展。在 19 世纪之前，西方生物医学还未取得重大进展，治疗非洲瘟疫主要是使用本土草药和传统疗法。例如，先于殖民者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教士，在遭受当地热带疾病侵袭时，会去找巫医与占卜者，请求他们用草药或符咒来治疗疾病和缓解痛苦。与此同时，欧洲人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将西方医学应用到非洲。

对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存在边缘化的状况，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认为原因在于研究者的认知视野受到限制。他指出，过度聚焦现代历史容易导致对早期殖民史的简单化认识，他将这一现象称为“唯今主义”（Presentism）。③ 因此，殖民主义鼎盛之前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同样不容忽视，重视长时段的研究有利于搭建起殖民前期、殖民时期及殖民后期非洲瘟疫史研究的完整框架。

---

① Terence O. Ranger, “Godly Medicine: The Ambiguities of Medical Mission in Southeast Tanzania, 1900 – 1945,”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15, No. 3, 1981, pp. 261 – 277.

② Michael Worboys, “The Spread of Western Medicine,” in Irvine Loudon (ed.), *Western Medicin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49 – 263; Michael Worboys, “Colonial and Imperial Medicine,” in Deborah Brunton (ed.), *Medicine Transformed: Health, Diseas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00 – 193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1 – 238.

③ Richard Reid, “Past and Presentism: The ‘Precolonial’ and the Foreshortening of Af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52, No. 2, 2011, p. 13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二）研究视域问题

受史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学界对于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的研究重点逐渐从政治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诸如阶级、生产和发展成本等较为基础的物质问题似乎淡出了学者的视野。同时，除英属和法属殖民地的瘟疫问题，学者们较少探讨其他殖民地瘟疫的发展情况。

一方面，当前学界对于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问题的探讨将重心放置于种族、性别和身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强调西方生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在疾病的社会建构中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在社会文化场域中发展的意义。然而，过度聚焦医学话语和殖民权力层面的讨论，是否掩盖了由疾病和健康引发的阶级差异问题？是否忽视了疾病和健康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成本问题？究其本质，获取非洲大陆的经济和劳动力资源是始终不变的殖民理念。约克·迈克库伦（Jock McCulloch）研究了石棉开采和劳工健康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南非采矿地区一种古老的职业病矽肺病（Silicosis）。目前已证实石棉会导致 3 种致命疾病，即肺癌、间皮瘤和石棉沉滞症，这些疾病可谓 20 世纪最大的职业健康灾难。尤其是来自南非贫困农村地区的黑人移民劳工，他们经常暴露在细小的二氧化硅尘埃云中，长此以往这些尘埃伤害他们的肺部，身患疾病的矿工在返回家园后传染了自己家庭和社区的成员，引发更严重的人口灾难。对此，迈克库伦以 A. J. 奥伦斯坦的职业生涯为线索，探析在奥伦斯坦主导下南非矿山医学的建立和金矿医疗系统的发展，指出南非虽然是非洲第一个将肺结核作为职业病补偿的国家，以及将入职和离职医疗作为强制性检测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在种族主义的政权中，白人劳工获得了工资、伤害赔偿和健康检查，这些却都没有扩展到贫困劳工群体。① 除此之外，在坦桑尼亚东部，转向种植经济作物会导致围产期死亡率提高，也会造成妇女工作时长增加。在加纳北部，河谷地区的土地压力伴随着殖民开发项目的延伸而增大，如建设电力工程和灌溉水坝工程，盘尾丝虫病（或称河盲症）、血吸虫病和疟疾感染者也随之增多。在赞比亚，饥荒和贫穷引发的肠胃炎、肺结核、麻疹等疾病和母乳喂养率下降等因素，致使多数儿童存在营养不良问题。但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药物推广还是疫苗研发，抑或是建立保护区、推

① Jock McCulloch, "Mining Evidence: South Africa's Gold Mines and the Career of A. J. Orenstein,"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1, No. 1, 2018, pp. 61 – 78; Jock McCulloch, *South Africa's Gold M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Silicosis*, Boydell & Brewer, 2012; Jock McCulloch, "The Discovery of Mesothelioma on South Africa's Asbestos Field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16, No. 3, 2003, pp. 419 – 436; Jock McCulloch, *Asbestos Blues: Labour, Capital, Physicians and the State in South Africa*,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行隔离和药物管制政策，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扩张方式和生产活动都伴随着高昂的社会成本，承受这些巨大压力的是非洲人民，而非殖民者。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公平性和不平衡性，以及社会阶级和权力的分化，遂导致非洲依附性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日益贫困落后的局面。

另一方面，除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之外，还有德属、比属、葡属、意属和西属非洲殖民地的瘟疫问题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学者在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美学界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以梅尔维尔·J. 赫斯科维茨奖（Melville J. Herskovits Award）① 为例，指出获奖作品基本上以英语和法语非洲为研究对象。关于德属和比属殖民地的瘟疫问题，目前已逐步被纳入学者们的研究中。例如，克拉克·普鲁克（Clarke Brooke）以长时段的视角，阐述坦桑尼亚中部自 19 世纪中叶到独立时期的饥荒问题；科廷在论述热带医学知识和城镇规划建设问题时，以德属喀麦隆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建筑风格为例来解读二者之间的关联；梅因兹·里昂（Maryinez Lyons）研究了东非、中非地区为防治瘟疫蔓延所设立的各类检疫站、警戒线、无疫区，如比利时在刚果东北部划定的韦莱（Uele）区；米歇尔·沃尔波斯（Michael Worboys）将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防治昏睡病的政策同比属刚果的防治措施进行比较研究；南希·罗斯·亨特（Nancy Rose Hunt）在殖民医学视域下，研究了比属刚果农村地区生育方式的经济文化变化。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葡属、西属殖民地的瘟疫研究也渐次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例如，萨姆勒·库赫（Samuël Coghe）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葡属安哥拉的卫生保健项目（Assistência msamadica aos Indígenas，AMI），指出该计划是各殖民国家之间相互比较和借鉴的产物，虽然得到国际组织支持，但却面临相当大的组织和财政问题，各国间的利害关系使得计划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大卫·布瑞丹（David Brydan）介绍了 20 世纪 40—50 年代西属几内亚（今赤道几内亚）的米科梅森（Mikomeseng）麻风病定居点，该定居点作为西班牙在非洲文明使命的体现被广泛推广，救治了一部分麻风病患者，米科梅森的突出地位反映了西班牙在其殖民地的卫生和社会政策，其在战

① 李鹏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述评》，《世界历史》2015 年第 5 期，第 150 页。

② Clarke Brooke，“Heritage of Famine in Central Tanzania，”*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No. 67，1967，pp. 15 – 22；Philip D. Curtin，“Medical Knowledge and Urban Planning in Tropical Afric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90，No. 3，1985，pp. 594 – 613；Maryinez Lyons，“From ‘Death Camps’ to Cordon Sanitaire：The Development of Sleeping Sickness Policy in the Uele District of the Belgian Congo，1903 – 1914，”*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26，No. 1，1985，pp. 69 – 91；Michael Worboys，“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1900 – 1914，”*History of Science*，Vol. 32，No. 1，1994，pp. 89 – 102；Nancy Rose Hunt，*A Colonial Lexicon：Of Birth Ritual，Medicaliz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Congo*，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后帮助西班牙打破国际孤立和重获国际科学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三）研究展望

除了前文论述的研究时域和视域问题之外，非洲本土学者如何看待瘟疫的历史？应当如何书写本民族疾病与健康的历史？以及在殖民医学的影响下如何革新瘟疫史的价值理念和理论研究范式？从非洲内部视角研究非洲瘟疫史的发展脉络十分迫切且必要。同时，关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服务历史、医学或疾病危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研究，已成为重新评估更广泛的医疗技术、知识和人文主义关系的窗口。然而，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受欧美学者影响，所了解和接受的是欧美视角下对非洲瘟疫史发展的论述，这在历史研究中有失偏颇。因此，当前学界应逐步重视非洲传统医学和本土治疗系统的历史发展，以此来平衡被视为由西方生物医学主导的史料。

事实上，在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后，出于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加强民众集体记忆的现实考量，以及全球史学兴起后也强调医学社会史研究，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学者致力于非洲瘟疫史研究。在研究机构方面，南非大学、内罗毕大学等非洲知名高校的历史学院，纷纷开设生物医学史、生命史、医学社会史、医学人类学及与之相关的课程。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国际科学委员会主持编纂八卷本《非洲通史》，委员会中有 2/3 的成员是非洲人。例如，塞内加尔学者尼昂（D. T. Niane）阐释了中世纪马格里布医学著作的翻译对西方医学文明书写的影响；尼日利亚学者阿德·阿贾伊（J. F. Ade. Ajayi）讨论了外来疾病天花在 19 世纪刚果地区的传播和给当地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加纳学者阿杜·博亨（A. Adu. Boahen）总结了西方生物医学在这一时期对非洲疾病和健康的影响；肯尼亚学者马兹鲁伊（Ali. A. Mazrui）论述了非洲传统科学发展历史，及其对传统医学的贡献和对西方医学的补充。② 这些论述都反映出非洲学者如何看待自身文明，从内部视角呈现非洲的真实面貌。

近些年来，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渐融入非洲史学的主流叙事

---

① Samuël Coghe, "Inter – imperial Learning and African Health Care in Portuguese Angola in the Interwar Perio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28, No. 1, 2015, pp. 134 – 154; David Brydan, "Mikomeseng: Leprosy, Legitimacy and Francoist Repression in Spanish Gui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1, No. 3, 2018, pp. 627 – 647.

② ［塞内加尔］D. T.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12 世纪至 16 世纪的非洲》，胡燕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60 – 61 页；［尼日利亚］J. F. A. 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1800—1879 年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256 页；［加纳］A.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1800—1935 年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372—390 页；［肯尼亚］A. A. 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 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 年版，第 466—471 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中。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探究了西班牙流感和 19 世纪医学社会史的发展。约翰内斯堡大学历史系让米萨·威特建（Thembisa Waetjen）探讨了 20 世纪初南非麻醉类药物贸易和消费同殖民地治理和施政之间的利益联系。夸祖鲁—纳塔尔大学朱莉·帕勒（Julie Parle）等人指出治疗昏睡病的药物沙度利胺（Thalidomide）存在导致胚胎畸形和神经病变的副作用。罗德斯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阿德达摩拉·阿德提巴（Adedamola Adetiba）和尹森特·米辛多（Enocent Msindo）论述了尼日利亚西南部酋长通过与卫生检查员争夺医疗控制权的方式，来捍卫被传教士破坏的约鲁巴本地医疗传统和治疗习俗。约翰内斯堡大学历史系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汀·莫瑞－什勒（Kirsten Moore－Sheeley）不仅指出历史上东非结核病概念的差异实际上是实验的结果，还提出非洲大陆出现的公共卫生干预新方法，顺应了 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潮流。另外，开普敦大学公共卫生医学专家弗吉尼亚·斯沃根森（Virginia E. M. Zweigenthal）和莱斯利·伦敦（Leslie London）、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教授威廉姆·皮克（William M. Pick）3 位研究者合作研究了 1974—2021 年南非公共卫生医学专业的发展历程。① 在东非地区，内罗毕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尔卡·阿卡拉（Milcah Amolo Achola）考察了内罗毕在殖民时期的卫生发展状况。在西非地区，科特迪瓦学者哈里·梅默尔－弗代从医学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分析了本国卫生保健服务组织。② 作为学科发展的医学史，愈发强调政治经济和社

① Howard Phillips, "*Black October*": *The Impact of the Spanish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 on South Africa*, Pretoria: Government Printer, 1990; Howard Phillips, *The Cape Docto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Rodopi, 2004; Thembisa Waetjen, "The Politics of Narcotic Medicin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2, No. 3, 2019, pp. 586－608; Julie Parle and Ludger Wimmelbücker, "'These Are the Medicines That "Make" Monsters': Thalidomide in Southern Africa, 1958－1962,"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3, No. 3, 2020, pp. 898－923; Adedamola Adetiba and Enocent Msindo, "Chiefs and Rural Health Services in South－Western Nigeria, c. 1920－c. 1950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5, No. 2, 2022, pp. 589－611; Kirsten Moore－Sheeley, "The Products of Experiment: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Difference in the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in East Africa, 1920s－1970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1, No. 3, 2018, pp. 533－554; Kirsten Moore－Sheeley, "Marketing Malaria Control: Nets, Neoliberalism, and a New Approach to Fighting Malari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6, No. 1, 2023, pp. 1－23; Virginia E. M. Zweigenthal, William M. Pick and Leslie London, "The Speciality of Public Health Medicine in South Africa: 1974－2021,"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36, No. 1, 2023, pp. 164－189.

② Milcah Amolo Achola, "Colonial Policy and Urban Health: The Case of Colonial Nairobi," *Azania*, Vol. 36－37, No. 1, 2001; Milcah Amolo Achola, "Health, Poverty & Race in a Colonial Setting: Maternal & Child Welfare in Colonial Nairobi," in Mwanzia D. Kyule and George M. Gona (eds.), *Mizizi*: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Keny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Nairobi Press, 2013; ［科特迪瓦］哈里·梅默尔－弗代：《科特迪瓦：非洲医疗模式的一个例子》，张大川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 年第 3 期，第 65—80 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会文化因素对健康、疾病和治疗的影响。因此，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需要立足不同学科对疾病与健康的界定作出定性和定量分析，并且在注重微观和个案研究的同时，也不忽略宏观研究。

当前，中国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国外学界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和存在的问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第一，面对有限的文字史料，研究者可以通过医院记录、患者口述史、对治疗师和医务人员的访谈、气象数据分析天气模式等多种实践形式来尝试解决。私藏于机构或个人处尚未整理出版的资料、传教会等机构的档案、英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文献也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另外，除了文字记录外，还有图片、实物等资料也可参考借鉴。第二，在跨学科和跨地域并行发展的新研究模式兴起之际，学者应当致力于推进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非洲瘟疫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化交流与合作，广泛搜集整理瘟疫、医学和卫生问题相关的图书资料，并做好文献翻译和出版工作。与此同时，学者还需要具备国际化视野，开展中医和非洲传统医学交流合作项目，鼓励研究者到非洲进行田野工作和实地考察，以便获取一手材料，进而推动我国医学研究内史与外史的融会贯通。第三，当前正是人工智能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学者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大力推动非洲瘟疫史研究成果数字化，将发病原理、瘟疫传播、治疗和防治措施等通过媒体技术和图像影视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示给大众。

结　语

对于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研究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瘟疫的传播机制、流行态势和原因、治疗和防治的有效方法，还可以深入洞悉西方生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在治疗理念和实践方式上对抗与交融的发展变化，反思医学知识和话语权力建构的本质特征，以及审视殖民主义政权的建设效果。同时，有助于明晰欧洲殖民国家在非洲大陆留下了哪些医学“遗产”，从而寻求解决当下对非洲造成严重困扰的艾滋病、肺结核、埃博拉、新冠等疾病的有效方案，在此过程中必须重视非洲传统医学的效力和作用。这就需要生物医学和社会学、流行病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在研究非洲瘟疫史过程中密切合作、共同推进。

（责任编辑：陈雅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Plague History in Af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onial Medicine

Gao Yihang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research on the plague history in Africa has gradually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different fie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onial medicine, researchers mainly focus on three aspects: the spread,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plages, the definition of plague and the shaping of colonial medical discourse, and African traditional medicin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se studies not only shows how different groups in Africa treated the plague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but also dynamically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confrontation and fusion between Western biomedicine and Africa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erms of research time domain,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hundred years from the mid – 19th century to the mid – 20th century;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plague, with British and French African colonie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lague in Africa are gradually showing a trend of pluralism and openness.

Keywords: Colonial medicine, history of plague in Africa, African traditional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Author: Gao Yihang,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